

跋明季的東征紀略

李 光 濤

東征紀略（簡稱紀略），乃萬曆四十七年東征建州奴兒哈赤之一紀錄，宋幼清懋澄撰，入九籀集，見崇禎十一年戊寅刊行的皇明經世文編（簡稱文編）卷五〇二。其後康熙十年辛亥計六奇編輯「明季北略」（簡稱北略）時亦有轉載，但「東征紀略」四字，作「劉杜二將軍敗績」，未注出處，當係採自「文編」（是書乾隆年列為禁書）。又，「北略」所載，間有刪改，已非原貌，如「酋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知綖威名，自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改為「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又如「一軍與北關合，擣奴酋之北」，改為「一軍與北關會擣之」。又如「先是劉總兵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虜三千餘人，酋始怖劉節制，既破杜帥」，改為「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既破杜師」。此一刪改，其最失真相者，莫如「酋素畏杜」以及「酋始怖劉節制」等字樣之完全抹去，使奴兒哈赤當年怯戰之狀，幾乎也就無從查考了。所以研究歷史必以原料為貴者，其故即在此而已。「紀略」原文如下：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仲春二十有二日，出師。先一日，京師大風，黃沙帶雨沾人衣，赤雲翳天。天文家云，色如屠血，其國兵大敗，他占不載。朝議欲改師期，而已無及。經略公用古行師法，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奴酋之北，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綖將西北軍，李如柏、馬林等為後援，師號十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為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愛死耳。衆見其刀箭瘢如疹豆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先叔參知巡金滄，見劉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

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聖天子心疑經略已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川中，茂著成績；挂簡東歸，子不識其面。時有楚行，劉泊舟九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酋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知綏威名，自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虜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此誘我也，明白如此，何乃輕渡。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將披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馬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酋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虜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我師不及張弓輅（疑露）刃，而將士成泥矣。虜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並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虜三千餘，酋始怖劉節制。既破杜帥，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將軍邀將軍威靈，幸抵會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裨將，而令裨將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詔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虜地素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埃，此去虜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奴酋曰：劉將軍俟砲乃行。於是會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枝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捷成營，虜騎不能衝突，我兵得以暇列置火具，虜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

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炮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炮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光霽按，下文所記特別是「金後」之說，因與清人淵源有關，「北略」由于忌諱，悉刪去）劉之輜重公私悉爲僉有，喪大將軍七十有九。大將軍火攻之最重者，嘗聞之鄭大司馬郎君云，大將軍器，非虜抵城下不發，一發決血衢三里，草枯數年，舉火人官百長，費數百金不成一具，而它物可知已。杜之餘師暨軍資阻河西者，尋被掩擊，歸不萬人。是役也，喪藩臬一，四大總戎，卒九萬人。軍興以來，費三百萬，虜生獲我馬四萬餘，虜乏惟馬耳。西虜遂請增賞，朝議久之不決，然所請甚微，入夏始增賞萬金。而虜債賽、抄化、火惹兔、惹煖兔諸部落也，皆元遺種，而金人雜其中。南北關與奴酋皆金後，北關號太師，以金故官稱，祖宗朝裂其地，分長之，蓋有深意。自奴酋併南關，國家不救，而酋始強。無故畀之地七百里，封以龍虎將軍，復與之盟，而虜驕益溢。北關控弦僅八千騎，然超距敢戰。抄化媚於奴酋，化婦歸寧，從七百騎道出北關，北關踵其尾，斬從虜數百級，以捷聞，天子嘉其功，犒若干緡。後知所斬非建夷，而功不繇擊刺，因寢斬馘功，故我師有救北關之恩，而北關不德。至是我師戒期，北關初許會師，而卒無一應。如柏等又望風金（疑「全」）師，杜劉竟以無援敗。噫，安南之役，無是屢久矣，議者謂總戎衆而無元帥，似唐九節度之師。

右錄史文，由清實錄言之，即所謂「薩爾滸之戰爭」。當民國三十四年抗戰末期，我在四川南溪李莊時，嘗撰有「記奴兒哈赤之倡亂與薩爾滸之戰」（集刊第十二本），凡一萬九千字，記之甚悉。由于當時看不到「文編」，故於「紀略」未能引用，而「北略」一書，以其係清初所編，文字多失實，因亦未採用。茲「文編」已由中央圖書館影印行世，其「紀略」一篇正可取而用之，以見杜松之敗，更有一因，比如杜松渾河之戰，據「紀略」，可謂敗於有勇無謀。觀其「遣人視河，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之一情節，則其知識之幼稚，可以想見。而奴兒哈赤之誘敵，直如小兒行事，談不上有甚麼方略的。至於劉綎之敗績，則又以貪功輕進而取敗，也是不能料敵的，也是有勇無謀的。不過，劉綎之致敗，實由于經略楊鎬之催促進兵，所以關於

劉綎之覆沒，就實際言之，應由楊鎬負責，事詳前記拙著中，茲從略。

再，關於奴兒哈赤父子開國的方略，說來甚為有趣，亦可借此一談，以見奴兒哈赤父子當初之獲勝是用甚麼方略獲勝？其方略，據天聰實錄稿殘葉，當與三國演義有關，有如其致朝鮮國王書有曰：「王勿謂我不知書，然小傳未嘗不讀。」此所謂「小傳」即指三國演義而說的，拙著「清太宗與三國演義」曾詳述之，見集刊第十二本。茲為證明奴兒哈赤父子所受三國演義的影響起見，特再就諸書中若干零碎的記錄歸類言之，以見他們是怎樣地在那裏善于應用三國演義。比如當薩爾滸戰役（為清人得志之始）奴兒哈赤用計誘劉綎行爲，則有：「用杜松陣亡衣甲旗幟，詭稱我兵，乘勝督戰，綎始開營，遂爲所敗。」（參萬曆實錄四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御史楊鶴奏）此類的計策，本三國演義中的常套，彼乃從而學之，以敗劉綎。又如他們又嘗使用美人計，出名姝，捐重粧，以悅遼人，前之撫順額駙李永芳，西烏里額駙佟養性等，後來大凌河許多遼人叛將都因此之故，爲他們所惑，而爲清人出死力。有如順治五年爲清人死守贛州以拒廣東提督李成棟數十萬衆反正軍之總兵胡有陞，其左右即有滿洲名姝二人。而所謂美人計，大家當然都知道出於演義中東吳飾孫夫人以悅劉備的故事，他們亦學得很澈底。還有所謂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關公的把戲，他們亦曾依樣畫葫蘆，以厚待遼人。有如王氏東華錄天聰五年十月戊戌載：「上謂諸貝勒曰：大凌河官員，可八家更番，每五日一大宴，宴與今日同。」此外又如釋總兵祖大壽之俘，則又學孔明之擒縱，曰：「可擒則擒，可縱則縱。」又檢天啓實錄六年九月戊戌遼撫袁崇煥奏，有「奴屢死詐我」之言，此詐死之事，在三國演義中更多有之，例如周瑜詐死敗曹仁，皆是。現在我們再就「紀略」觀之，更可知奴兒哈赤當初之戰勝杜松，也是得力於三國演義的，也正是採取了關公所謂水淹七軍以敗曹軍于禁的故事。像這些故事，說來真是一大串，不由人不信，而他們當初之揣摩行計，直如是之巧，所以又常常爲得意之言，據天聰實錄稿說：「我國本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其實所謂揣摩，自然也只是揣摩三國演義而已。

最笑話的，莫如他們揣摩此小說，因爲揣摩太忒真，所以也很有些上當的趣事。例如關公的顯聖，以及諸葛亮的空城計，他們也都疑神疑鬼的，以爲真有其事，以爲諸葛復生，所以一見就跑。據明清史料乙編葉四七九：「敵至張秋鎮，羣奴見城上有

紅面大漢，身披金甲，手執大刀，奴賊未敢進城。」又同書葉五五二，關於內黃縣的城守，有空城待敵，敵過空城而不入一類的記事。像這一些笑話，大家都應該注意的。

由于以上許多的趣事，我們不難瞭解奴兒哈赤父子的知識是相當低落的，然而「堂堂天朝」尤其是薩爾滸之戰竟敗於他們之手，豈非出於千萬意外乎？反之，若易杜松（包括楊鎬在內）而為後來足智多謀之袁崇煥，則奴兒哈赤父子之存亡正未可知也。